

顧偕：《人性共處世界屋檐下》

——旅美作家冰凌小說《同屋男女》論述 作者：顧偕

春節期間翻看了幾篇冰凌謂之“幽默小說”的作品。最早知道這位先生大名，應在二十年前了。當時印象好像他是在美國，極願為中華文化的傳播，傾力做些國際交流方面的“橋樑”工作。沒料“民間大使”自己早也是位作家，並是位有著多部精彩著作不凡行世的人性探尋高手。

露西最初實質就是位頗具經濟頭腦的二房東。故事開場講得是位叫趙重光的美國訪問學者，因急于找房居住，竟而誤入了一位“讓人着迷而又讓人敬而遠之的女人”空間。怎想最初矜持不過也是一時裝扮，不待多日那位異鄉的東方人，似乎瞬間魔性般地就成了“已經邁進了中年”且“保養得好”、“有着完美身材”的露西新的激情對象。相互愛人天各一方，繼而隨着眼前本能的彼此呼應與傾倒，各自認同感的激活，終于這堆東西方的乾柴烈火，儼然一起就燒成了一部情慾史詩。無法世俗的“同屋男女”，自是多番心靈和身體的交流後，這便再無偽裝一次次共赴了人生歡愉的巔峰。

小說輕巧題旨隱含和折射的，其實仍是一個較為嚴肅的有關愛的永恆命題。慾望並非都是地獄的人口，中西之間縱然有不少差異的思想認識，未必就不能讓一些人性的頌歌，在個別隱涉之處，多有類似自然主義情勢詩意的激蕩。不同膚色從來就不會妨礙和影響愛的堅執以及快樂的需要。即或進入到一種愛的原初最低方式，甚至徹底做到本質的自然袒露，想來作為人類就算有種極度的抵達，最後還是要喚起生命對所發之事有種理智認知的，而絕不會精神昏然地就此停留在僅有滿足什么的沉迷中。忽有一日當趙重光國內遠方的妻兒，就將來美探親與自己團聚，一種恍若美好季節的輓歌，突然就讓這些日彷彿世界也要互愛的“訪問學者”，一下面臨了明亮的崩潰。當然這個世界誰都不會是肉體的道德家，人類也無純粹的道德角色，可以完全拒絕慾望移位或是送上門的生理美餐。但文學內容在精神層面竭力要做到的，不是一直有的豐富故事的展示，重要和關鍵的，恐怕依舊還需要有更多事物元素發展內涵揭示的提醒，並使情節結構之類除了好看的好看外，通過整體初衷的預設，更當有作品意義及價值觀可能的提醒。哪怕在此屋檐下“中美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”，趙重光感到這樣發展下去，將會出現問題。

那么這篇小說究竟想講的，僅僅真的就只有那么點“同屋男女”簡單的男歡女愛嗎？抑或單純地就如《金瓶梅》里的“赤裸特工”那般，兩人整日沉痾于床帷，只會永遠以感官幸福，演繹起人生高超的秘戲之趣？我們毫不懷疑盲目相愛也

是需要熱情的，何況不少愛往往還是種死中復生。在長期封閉或隔絕期間尋求一種突破，兩性相悅身體投合，至少也不失為是種信任的起點。露西和趙重光都是有家室的成年人，生命的快樂前行，可能永遠是個誰都較難按捺得住的意外延伸。問題是不慎滑入這樣的“愛池”，人性是否就此便會失衡？縱然性愛總在強調着人性中另一種永恆的偉大，但男女肉體糾纏歡快之餘，是否同樣也會引發一些其他的結局遐想和更深的什麼思索？露西和趙重光都算是知識分子了，雖有東西方思維模式的迥異，但自由意志包含在這類人身上，不管社會倫理怎樣，他們短期在一個屋檐下“任憑風抽雨打”的絕妙組合，想來也以忘了一切陶醉的陰影，彼此開始“各敬一杯”，已能將各自“送上天堂”。也許這是高妙沉迷的一種浪漫體現，但這方面的余韻回蕩，卻又同樣並非兒戲更是要讓人敬畏的。魚水之歡久之，趙重光最終隱約不安地還是說出了“這是一種危險的遊戲”。彷彿由衷意識到了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尷尬，就此也使這篇所謂的“幽默小說”，有了問題嘲諷的理解和情節滑稽化的深刻意味。

人世間真正的至愛歸來，可能也是種虛化的繁複隱喻。但只要不是本質陰暗的期待，任何懷抱無望希望的取得，相信應該都算是種感性的勝利。冰凌在《同屋男女》這里體現和宣示的，除了異性之間相互身體快樂的照耀，除了東西方能融合，瘋狂變幻中共同擯棄的人性做作，許多必須聆聽的人性真切的一面，諸如“親愛的，難道你還有力量嗎？”“你正在進入一個粉色的夢鄉”，一邊是柔聲相問，一邊是軒昂作答，雖然這般美景不能持久，像是倒也有了人類逾越禁忌，更多精神層面的不少反思。當人生憾事的自然效果總是戛然而止，面對有時惟有于藝術上可以接受的一些命運，哪怕許多屬於隱隱的作痛，恐怕這



著名旅美作家、本刊總編輯 冰凌

類無限的誘惑，依然可以堪稱自然真理的典範。因為小說的一切細節自由，原則上只要不是意識落後或原始的，一直是摯誠的對美好不懈追求和忠實的理解，它就允許作者較好地來傳達一些天下新的審美感受，讓命運重新富有心靈，以描寫的神妙，使生活原先似乎不可更改的難堪笨拙局面，在藝術上再度整體完美的展開。比如兩具身體相依在床上或是浴缸，並非一味均是低俗化的同樣可

以洋溢起人類的某些內在美德。畢竟至大歡喜之類也是種命運的安排，相宜是善良的尊嚴，高貴人格也不可能因為節制慾望，而更能襯映出生命的什麼崇高或卓絕。人人都有七情六欲，人類的深情一直也是個問題，不妨就由文學來好好研究和演繹。

《同屋男女》讓我產生濃厚興趣的，不是圍繞着展開愛的一些瑣碎情節純然的鋪排，儘管許多細節較為生動地脫離了慣常的模仿圖式，在翻雲覆雨方面可能還不乏作者自己瞭然於心的體會。但作者最欲闡釋的，應當遠不止激情懷慕的這些。我彷彿不時看到了人性共處世界屋檐下，生命愉悅融合後總有的一些傷感，深情除了快樂，甚至更多時候依舊是沉重和嚴肅的。也許這便是任何的原初之人，天性永遠無法泯滅的墨守陳規。例如稍有逾越或不忠，像是時空就此也會緊張起來。而西方在許多領域的寬容與坦蕩，就不會如我這般不少根本就是屬於虛偽的堅執。所以這篇小說擺脫常識化審美，向讀者沉穩基本展示的，也不是一場美麗都會遭致虛空的擊打，愛剩下的也不是什麼僅有在幻想與經歷中的徘徊；矛盾于通俗層面已化為了理性的賦予，它照亮了作品的一些歸結性問題，活脫脫使絕非人生中心的性愛之類，竟然仍像高昂的生命情調，偶爾在沉悶的歲月，也要多彩地偷偷盤旋。

歷經無數歷史滄桑風雨和愛恨情仇，生命在

時間的誘惑下，還將留心防備什麼抑或繼續熱衷于什麼，強勁的情感渲泄看似與社會無關，實質都是人性共處世界屋檐下，幸存的部分渺小的精神藍圖。于未來看，什麼都情由可原。真實是事物徹底的精粹，人類無論是為性煎熬還是為愛在真正的煎熬，符合真實，就有許多可愛且寶貴的一面。反之冷漠或貪婪的擁有，即使是以理想形式出現，最終能夠印證的，或許仍然是種黑暗原則的變形上位。人類同屬這片蒼老的屋檐，人性真不願意總是看到無法解脫的這些。而愛的目的，想來終究是為了美好的。作品還預設了不少有着中華標識的烹飪、吃餃子等飲食文化方面的神秘和熱鬧的氣氛，從心理學目的論來講，主要也是為了烘托愛的怎樣出場，最終形成如何一種精神或是身體等情懷方面不自覺的吸引，在此就不轉換話題另作深入品味了。

生存世相因為諸多無奈，惟有幽默或可自慰。冰凌小說總體大致讀來，原則的來看說不上完全專屬自我標籤的那種。如果其作品真有什麼幽默，我倒認為那應是一些經驗的反諷，以及內容觀點解構後的某些樂趣。更深的體現，則不外乎是內涵諸如性愛錯位的尷尬，相互接近身體焦點時生命慾望的重複。故事越過了理性，不是都有的放懷大笑，而是繽紛空間，為什麼又會是種不該有的鬧劇或悲催的喜劇發生。當然這也包括你對幽默實質怎麼認識及對類似現象的如何理解。就像這篇《男女同屋》，絕非一場簡單的慾望告白，滋味百種或許呈現的內景，真有不少足可挖掘的幽默奧秘。文學以形象支配人生，許多來自生活的問題，畢竟都難真正具有人文浪漫的光彩，因此幽默可能也是種誇張與無奈的修辭。冰凌以其性情悠然的判斷，意味深長地對人性總做一些樂觀的揭示，並以“幽默”大觀作以豐富的呈現，他較有極致的幾筆看似鬆動的勾勒，至少在這篇凡中不凡的《同屋男女》里，簡潔的視角和深厚樸實的風格，是足以能讓我們領略到他那種頗高的敘述力量的。同樣也會使許多讀者不難看出，作家在寫實運用方面，一直還在精進邁進着的技藝錘煉水平。

最後想說的是，任何小說的形象展示，都不可能像評論那樣說得那麼透徹，如前所述也不允許形象故事越過理性，讓感性美學喪失勝利的可能。人性有機會共處一個世界屋檐下，我們不希望太多這等奇妙快事往復更新，權當一種多元文化貫通于身心的共振吧！

不管怎麼說，一個世界屋檐下，凡是愛，總比戰爭和毀滅好。

2023.1.28 春節初七于廣州

冰凌幽默小說：《同屋男女》

趙重光搬到 816 號後，才知道露西並不是真正的房東。真正的房東是一個意大利裔老太太，住在另一個城市。露西是在一年前租下 816 號三樓的兩房一廳套間，然後把其中的一間租給了耶魯的一個學生，最近這個學生搬到她男朋友的住處去了，於是露西又在廣告欄里貼出出租空房的廣告。也就在這時候，趙重光剛到耶魯做訪問學者，正急着找房子住，看到張貼的廣告，就和露西聯繫，並約好時間去看了房子。趙重光覺得房價雖然高了點，但還是很適合自己，特別是大客廳中間有活動拉門，可以將客廳一分為二，形成自己的小單元，最讓他心動。他當場交了押金，隨後就搬了進來。直到十幾天後，房東老太太來收房租，趙重光才大白真相。頓時，他心里就很輕看露西，覺得挺優雅的一個洋女人，怎么也干起二房東這種小兒科的勾當。

更讓趙重光意外的是，露西只是單身一人住在這里，他大吃一驚，一個中國男人和一個美國女人住在一個套間里，這是怎麼可以的事。而且美國人同屋而住，彼此房門是不裝鎖的，又是共享一個廚房，共享一個衛生間，客廳的活動拉門也是聾子的耳朵，擺擺樣子而已。趙重光心里開始複雜起來，有一次他問露西：“我們……這樣住在一個套間，合適嗎？”露西睜大眼睛，反問：“難道有什麼問題嗎？”趙重光說：“要是在中國，恐怕就很不合適。”露西問：“為什麼？”趙重光說：“別人會說閒話，會猜疑。”露西聳了聳肩，說：“神秘的中國。”

露西是那種讓人着迷而又讓人敬而遠之的女人，北歐裔父親造就了她一副完美的身材，修長而富有韌性，法蘭西血統的母親又賦予她優雅的舉止，整個人充滿一種天然高貴的氣質和少婦風韻，使她的相貌平添了生動而豐富的色彩。她的目光永遠是平視，態度彬彬有禮而不乏熱情。當她回到家里，脫下套裝套裙而又換上休閒服裝時，才露出隨和而溫柔的性情。露西今年 36 歲，前腳已經邁進了中年，由於她保養得好，看上去只有 30 出頭。她丈夫是個會計師，他們有一個女兒。她原先住在西海岸的舊金山，取得碩士學位後沒有找到好工作，導師力薦了一把，這里一家公司才勉強用了她，所以她很珍惜這個機會，只

身來到東海岸，在這里先住下。碰到長假時，她就飛回舊金山，和家人團聚。偶爾她丈夫過來，也是來去匆匆，出差路過而已，住上一兩天就走。

露西愛乾淨，不僅把自己房間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連公用的衛生間、廚房和客廳都收拾得乾乾淨淨。她很會佈置房間，牆上掛些畫框，窗臺擺些花草房間顯得很有情調，透着家庭的溫馨。她把衛生間收拾得更是一塵不染，美容護膚化妝品擺滿了鏡櫃，大小毛巾疊放得整齊齊齊，大浴缸、抽水馬桶擦得閃閃發亮。剛開始幾天，趙重光都不敢輕易踏進這個女人的天地，進去瞭如臨虎穴，站不是，坐也不是，一舉一動都得小心翼翼，沒有收拾徹底還不敢跨出門。幸好廚房是趙重光的天地。露西對吃似乎不講究，大都吃些比薩餅和麥當勞，很少在家里開伙，周末在家，也只是煮點咖啡麵條而已。一個大冰箱除放些飲料麵包果醬之類現成的食物，大部分地方都被趙重光的中國食品所佔領。趙重光不抽煙不喝酒，但他對一日三餐卻非常講究，決不隨便吃些比薩餅麥當勞了事。

隔壁街有一家中國食品店，開店的是一對香港來的中國夫婦，他們每個星期都上紐約唐人街進貨，所以新鮮魚蝦、時令蔬菜、各類乾貨應有盡有，就是價錢比紐約貴一些。趙重光兩三天總要光顧一次，價錢是貴了些，但他照買不誤。他經常對同事宣傳他的“新鮮無價論”，說用錢去享有植物鮮活的生命，公平而又合理。趙重光又沒有車，跑紐約唐人街去購物，要坐火車又要倒地鐵，車



票花費不說，還佔用時間和牽扯精力，而且買一大堆新鮮貨放在冰箱里，吃上一兩個星期，嘴巴就有暮年的感覺，沒有一點趣味。

趙重光的這些講究讓露西很不以為然。特別是趙重光的熱油爆炒，搞得房間充滿油煙味，露西曾經好幾次跟趙重光交涉，要求他保持房間的乾淨。趙重光被說得很惱火，最後那一次他揚言要搬家，露西才閉了嘴。但是，趙重光可以明顯感覺到她的埋怨仍然存在心里，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。慢慢趙重光感到一種沉默的壓迫，以至於當他熱油爆炒時，心里總是發虛。要是露西在家里，她臉上那種不露聲色的冷峻，更讓趙重光心里發寒，做飯炒菜的樂趣蕩然無存。不知不覺中，他收斂起來，啓鍋炒菜不像過去那麼熱油爆炒，還在油剛剛溫熱，就迫不及待將菜倒進鍋里，胡亂地炒幾下，就扣上鍋蓋，等着悶熟。沒有了那動人心弦的熱油爆炒聲，沒有了那噴涌而上的鍋氣，那能叫炒菜？趙重光心里覺得特別彆扭，還真想搬家！露西見趙重光慢慢改變了炒菜的方法，態度也大為轉變，臉上的冷峻漸漸融化，也尋找機會和趙重光說說話。但趙重光一臉的冷峻，愛理不理。

露西是個性欲強烈的女人，表面上的優雅掩蓋了一切，使一般人很難想象她也是這方面的強者。只有像趙重光和她同屋而住，如此近距離的生活，才能觀察到露西隱蔽的一面。而且露西絲毫不迴避趙重光，甚至可以說，在他面前是為所欲為。露西有一個朋友，名字叫麥克，是她的同事，說得更確切一點，是她的性夥伴，每個星期一和

星期四晚上固定來訪。每次來，麥克總是提着一瓶葡萄酒，兩人就煞有介事地點上蠟燭，取出酒杯和冰塊，對着頭就喝酒，喝完酒就接吻。然後兩人進房間，乒乒乓乓又哼唧哈哈，干起事來。這時候，露西大喊大叫，像被人殺了一樣。剛開始，趙重光聽到喊叫聲，慌得逃進房間，關上門，半天不敢出來。後來就習慣了，僅僅坐立不安。再後來，喊叫聲如雷灌耳，他也能無動于衷，還能從喊叫聲中分辨出差異來，從而判斷出事情的質量。不過，每個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，趙重光總要做一頓格外豐盛的晚餐來犒勞自己。往往做好飯菜的時候，正是露西和麥克完事後出門之時，那噴香的飯菜和趙重光有滋有味的品嚐引得露西他們垂涎欲滴。看到他們的饞樣，趙重光不動聲色地說：“餓死你們。”心里充滿着勝利豪情。有一次，趙重光包三鮮餃子，撈起兩大盤，切了一碟醬牛肉，擺下一碟腰果花生米，又炒了一盤雞蛋西红柿，正在喝啤酒。露西他們一臉疲倦地出來了。麥克見到餃子，驚喜地叫道：“中國餃子！”眼光就饞出水來，人也生根似的不動了。趙重光擺出一副大人哄小孩的作派，取出兩個硬紙盤，分別撥了三個餃子，讓他們品嚐。麥克抓着餃子就往嘴里送，吃完了三個餃子，又忍不住往露西盤子里抓餃子。露西連忙用手護着盤子，叫道：“我喜歡。”麥克嘴里連聲贊嘆說：“簡直是天堂里的享受！”眼睛仍盯着桌子上的餃子。趙重光裝着沒看見，心里得意極了。送走麥克，露西對趙重光說了一句生硬的中國話：“謝謝！”後來，麥克總要看趙重光有沒有包餃子，偏偏趙重光不包餃子了，要包也在星期二星期五包，好像是故意跟麥克過不去。這種彆扭勁，連趙重光自己也覺得像個孩子。

實際上，趙重光是喜歡包餃子，而且包得極好。這是當年他排隊的時候跟柳燕學來的。那年過年，趙重光為高考復習，就沒有回城過年，年三十了還悶在屋里復習。柳燕子來敲門，叫他去家里幫她修拉線喇叭。喇叭沒什麼毛病，只是接觸不好，趙重光沒費吹灰之力就修好了。柳燕子說，她爹媽到山頭他哥家去過年了，家里沒人怪冷清的，叫他別回去了，幫她包餃子，晚上在她家過年。趙重光想都沒想，一口答應了。那年頭，吃餃子太具吸引力，無法抗拒。

轉下頁

